



## 龙门春日迟

□梁晓辉

### 桃花情缘

□梁惠娣

春天的花事,我最早遇见的是桃花。

仿佛不经意间,从某个农家院墙边走过,瞥见院内一株桃树上桃花点点,如少女的粉颊,显得分外娇俏。初春,桃花开得零零星星,甚是寡淡,可是已让人窥到了春色。

城外有个桃园,我在春寒料峭的微雨中,独自去寻芳。山上的桃树干姿百态,黑褐色的铁枝铜干上孕育着无数浅红色的蓓蕾,像少女羞赧的心事。也有早开的桃花,仿佛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,怒放在枝头。那一天,我徜徉在早春的桃林中,沉醉不知归路。

桃花是离爱情最近的植物。

看粤剧《桃花缘》,一位书生去踏青,野外桃红柳绿,一派醉人春色。他悠悠地唱:“桃花灿,柳丝垂,杨白杏红陪锦翠。”走到人乏口渴时,便叩开了一家农户讨水喝。出来一位美貌女子,递过一杯茶来,伫立在桃树下看他,此时她的面颊与院中盛开的桃花相互映衬,真的是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他问她芳名,她唱:“绕篱淙淙桃花水,借问桃花我是谁?”他于是叫她“桃花”。后来我才知道,此剧是由唐代诗人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这首诗改编而来的。一句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道出了多少爱情的惆怅啊。

无独有偶。张爱玲有一篇名为《爱》的散文,写了一个村庄里的女孩子,在一个春天的夜晚,扶着一株桃树,和一个男子打招呼:“你也在这里吗?”后来女孩子被拐卖到他乡,经历无数波折,老了的时候还记得那株桃树下的男子……这种邂逅的有缘无分,与多情的桃花扯在了一起,令人喟叹。

古今爱桃花之人可谓数不胜数。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喜欢桃花,紫苑中种桃花千株,每到桃花盛开,他们在桃园赏花时,唐明皇都要摘枝桃花插于杨贵妃头上,说:“此花最能助娇态。”唐伯虎爱桃花成痴,所以自号“桃花庵主”,他在花前坐、花下眠、花下醉、花下吟诗作对,桃花见证了他的自由闲适。

小时候,我家有一株桃树,每到春天,一树粉粉嫩嫩的花儿,开得娇艳妩媚,隔窗望去,仿佛天边一抹粉红的云霞。记得读高中的我,正陷入灿烂的初恋。只是有一天,母亲咔嚓一声把花开得正盛的桃树折断了。那株桃树是她的最爱啊!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,从此掐了我的初恋,收了心,专心念书。从此,我对桃花的痴爱与想念也隐藏多年。

如今,走进婚姻的我,早就与先生计划一起去看轰轰烈烈的桃花,但今年他被派到日本工作去了。当我独自走在姹紫嫣红的桃树下时,他正走在满天烂漫的樱花树下。在无法交集的空间里,我唯有对着满目灿烂的桃花寄托相思。

入了三月,龙门春色渐渐弥漫。

龙门山色,永远是既苍老又天真,既苍茫又空灵,似大家笔下的写意山水画,着墨浅淡,却寓意深远,别有意趣。此时,虽无燕草如碧丝,秦桑低绿枝,却依然有一种情怀在流转,像一场春天里的相思,不事张扬,只是将一片深深浅浅的绿,落在人的眼里心里,像是绿丝绸围在颈上一般柔滑舒服,了悟这是一年恬淡而干净的初始,就已足够。

龙门初春分外沉静,似大家闺秀掀开帘子不紧不慢地踏出门,眉梢眼角都透着雅致和纯净。

树林里的树木葱茏依旧,遍地野草闲花,皆有了思春的心,蠢蠢欲动,开始了渐渐丰盈的旅程。迎春花活泼大气,一丛丛,一簇簇,用明艳的黄给春天戴上第一顶金灿灿的花冠。漫山遍野,看不够的杏花粉、梨花白、桃花红,还有山野的花朵,用绽放的姿态把春天叫醒,枝枝蔓蔓,分外妖娆。

一棵棵雪松仙风道骨,在风里晃动着千手百臂,似在打太极。罗汉松称得上是花样美男,丰神俊朗,气度不凡,可叹树上松塔裂开,松子已不见踪迹。女贞算得上是名门淑女,以安静端庄的

气质,于风中跳着优雅的芭蕾……

田野里的麦苗做着伸展运动,白蒿已经秀色可餐,荠菜躺在麦地里做着长大的梦。

春日迟来,尚无绝色胜烟柳,却像一瓶被发酵窖藏的酒,先有一种熏人欲醉的气息。我想爬上那高高的树顶,清楚地看到春天是怎样染过龙门的草地;我想站在龙门山的至高处,看石桥两侧,看树林深处,看头顶上流过的云朵;我想把鸟语花香收藏入袋子里,做成香囊挂在身上。

春天以后,龙门山的坚硬石壁将不再冰冷,那俯视众生的佛祖也在等待春天的温暖吗?香山寺香烟袅袅,钟声不绝,参透一切悲喜,香客虔诚的祈祷会随着春天到来吗?白园寂静依然,满园深灰色,照在绿波中。走过听伊亭,踏过缠满常春藤的青石台阶,看过镌刻书法的九曲回廊,春色会痴狂了诗人的心吗?

水清了,山绿了,我行走在龙门迟来的春色里。我在努力地嗅着,那远山群鸟飞来的气息,那花朵次第开放的气息,那风吹过树林的气息。那些气息在我心中弥漫,真想留住这春天的味道……



### 故园的井

□何旭

远离故园的日子,常常梦见儿时院落里的水井。故园,一座温润的小城,那一口口写满沧桑的古井散落在黑瓦青砖的院落之间,宛如古城的眼睛。

院子附近有一株老槐树,老槐树下有一眼井,井上架着轱辘,那弯曲的杉木把已经油光发亮,轮上垂着一条粗大的井绳,吊着井里那个圆底的小水桶。井边有一个大石槽,边沿早已磨光。

在方块字里,井是一个美丽的象形符号,勾勒出一泓清澈的意象。我们对它的牵挂和系念,是农业社会里素朴而恒久的感情。翻开泛黄的历史扉页,从人类社会最初的井田制到庭院经济以及如今的村落文化,莫不受益于井水的滋润。彼时,人们把迫不得已到外地谋生,叫作“离乡背井”。在游子心中,一口故园的井,便是故园的全部;一瓢故园的井水,浓缩了别离前的所有悲欢。

井自古以来同人类的生活密切关联。没有水,人类就无法定居,一个村庄、一个城市也就无从萌芽、繁盛。在宏观记事里,井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;在微观情愫中,井也荡漾着个人的情愫。

在我的记忆里,至今还保存着和母亲一同去挑水的影像。一根磨得溜光的扁担,木桶在扁担的两头晃荡,桶里倒映着清幽的天空和童年的镜

像。母亲打水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井口,对着井壁张望,听打水过后,井沿滴水的回响,畅想着五光十色的梦。

如今,那口井已然不见踪影,据说已填石封存。而它,仍在我生满青苔的记忆中斑驳着。过去,一到夏天,许多人家就会将需要保存的食物,用竹篮装了,放入井中,这种因地制宜的土法保鲜,既节能又环保,也算是低碳的生活方式。到了冬天,尤其是雪天,井口经常腾起白雾般的热气,营造出奇幻的景象和温馨的暖意。一年四季,最常见的便是三三两两的妇女围坐在井台边,一边干着手头的活儿,一边眉飞色舞地笑闹着,闲扯些东家长李家短,也算是一种井台文化。

如今,在一些乡村,那尚存的老井,像一位慈祥的长者,默默地发挥着功用。只是,已经通到各家各户的自来水,渐渐湮没了民间的井台文化,那种抛绳、甩桶、打水的欢乐场景,更渐渐消失在城市化进程的脚步里。现在,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,甚至不知道井为何物,唯有那些喝过井水的人,才会在啜饮中想到那些曾经的美好。

没有井的日子,离乡的游子,是否还能在异乡拼凑出一支故园的俚曲呢?